

春节,与故乡的双向奔赴

■李晓

在春节的河流边,我时常眺望它的源头。春节早在殷商时期就隆重地登场,它是最盛大、最庄重、最有归属感的古老传统节日。

在春节喜庆的氩氙里,最容易发酵思古之幽情。浮想起祖先们的春节,在一年到头的时间里,他们风尘仆仆回到家乡,与家人共度一个春节,然后从春天启程,开始一年里的匍匐耕耘、艰难求生。

绵延了将近4000年历史的春节,而今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春节传承成功,标志着这一赓续不绝的中华文化符号,在人类文明的浩瀚星空中闪耀出更加璀璨的光辉。

春节,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活动,春运期间,数以亿计的人奔赴故乡。就像鲑鱼游千里返乡,候鸟跨半球归巢,投奔故乡的人,不为任何坎坷与磨难动摇回家的意志。

故乡的灯火在闪烁,故乡的亲人在凝望,故乡的一口老井、一棵老树、一个祠堂、一条小巷、一锅热饺、一杯老酒在等待……读懂了春节,也就读懂了中国人候鸟归乡般的团圆情结与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家国情怀。

友人老韩在27岁那年把命运托付给深圳那座年轻的都市,在那里成家立业。

前些年,老韩在微信上跟我聊天,诉说春节的感受。老韩的故乡在包头,春节他把老父老母都接到了身边过年。老韩说,那年正月初一,他上午去公园、地铁站口拍照片,面对这个瞬间寂静的京城,忍不住拍打自己的脑袋,恍惚以为自己是突然失聪了。

这种心情让老韩微微有些落寞,他一口气跑回家,父母正规矩矩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老两口默默无语。老韩一把抓住母亲的手说:“妈,我们马上包饺子,过年。”

可那晚上,一家人吃着饺子,还是感觉有一些气味不对,老韩的父亲习惯性地推开窗户,窗外是都市的灯火,却没有漫漫雪花。正月初三,老韩一家人又坐上飞机回家过年去了。

老韩在微信上给我留言,父母一到包头,眼神就不起雾了,话也多了起来,团圆的亲人们吃到了炭烤鸡、焗牛肉、红糖饼、红烧丸子、炖鱼……

今年春节前,我联系上老韩。我在微信里问他:“韩哥,春节在哪里过啊?”老韩迅速接通了我的电话,他说:“爸、妈都先后走了,春节我要带上家人回老家后山去看看,那里有父母长眠的墓地。”

我问老韩,你在地生活了30多年,还没把那里当作故乡?老韩引用了一个作家对故乡的解释:故乡是诞生生命的血地,无论身在哪里,血液里仍有故乡埋下的种子,而当这种子发芽,当这召唤再次响起的时候,你只能停下远行的脚步,重新去拥抱你的缘起。

老韩的话让我动情,他掀起了我对春节故乡徐徐展开一幅幅大地年画的心池涟漪。

有年除夕夜,我站在老家山头眺望,山下打着火把的乡人绵延成火光的巨龙,那是坐火车、长途客车、乘轮船、骑摩托车回家的老乡们正赶回老家的老屋,他们将围炉而坐的团聚里,迎接春节的第一缕晨曦如抚摸故乡的天幕;在正月初一的阡陌纵横中,遇见的乡人们总是遥遥作揖拜年,行使着古老的礼仪;在肃穆祠堂的中央,悬挂起了大红的灯笼,祖先与他们的后裔们,跨越时空一起欢度春节。

古希腊人认为,眼睛在视觉方面扮演着双重角色,双眼中可以发出一道苍白的光线,与世间万物接触以后再返回瞳孔,所见事物就像是旅行者归来的礼物。

我那今年73岁的么叔,就是在与地图的深深凝望中双眼放光。去年,么叔突发脑梗,住院回家后依然半身不遂,而今困顿于轮椅中。早年,么叔与么叔娘也辗转于全国各地打工,在他家客厅张贴着一幅中国地图,么叔用铅笔标注着他去过的地方,一个中国农民便与一张中国地图血脉相连。风起云涌处,日月星辰下,么叔和么叔娘一共去过13个省市、70多个城市。

想起那些年的春节前夕,么叔和么叔娘从山西、内蒙古、河北等地乘着一票难求的春运火车回家。在火车上,那可是真正的“同车共济”啊,看一看他们在火车上的姿势和情景吧:坐着、站着、卧着、挤着、躺着、踩着、叫着、哭着、或倚、或靠、或靠、或伏、或蜷、或弓、或抵、或弯、或抱、或缠……他们就这样,在火车上一直保持着最艰辛最忍受的姿势。

当长途跋涉的火车在“喉管”里喘完了最后一口气,终于到站了,家乡也就不远了,他们疲倦的眼帘瞬间闪现出了喜悦。

当么叔、么叔娘与乡人们站在村口,130多年树龄的黄葛树在风中翻动叶片,在春节里的金色阳光中发出翡翠一般的光芒。

那一刻,回到故乡过年的欢欣,让山川温柔,人心暖透。

春节,是停靠的码头,是归航的港湾,是与春暖花开故乡的双向奔赴,更是囤积与积蓄力量。奔赴春天,与万物相爱,与美好相遇。



过一个非遗年

过年啰! 我们都是传承人

百节年为首,四季春为先。

乙巳蛇年,我们迎来首个“非遗版”春节。人类瑰宝,在时间的长河里熠熠生辉。

数千年来——
每一个中国人,都在传承着春节习俗、丰富着春节内涵、创新着春节形式。

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春节文化的传承者、创新者。
从千里归乡到围炉团圆,从高唱竹枝到铜梁龙舞,从遥祭先祖到虔诚许愿,写春联、穿新衣、吃汤圆、喝年酒……每到春节,一幅幅优秀传统文化的长卷,在中华大地上徐徐展开。一声声祝福,一首首赞歌,都深深烙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一个“年”字,胜过万语千言。

——编者

年味悠长

■刘红梅

陈年酒酿,经岁愈久,回味愈长。回味一次,醉一次。

此时,我又酩酊大醉了,我醉醺醺地回到大山深处的那个村子里,回到黏着母亲的身影跟跟跟出的忙碌气氛里,回到爷爷奶奶祭祀天地祭拜祖先的庄严仪式上,回到守望父亲满载年货客行归来的欢呼雀跃的心情中。

除夕的脚步声明明还是隐约响起,兴奋难耐的情绪已经撩拨得我寤寐不安。起床后的第一个动作,是去撩开罩着母亲床铺的白色的纱罩,看看母亲是否已经将我做好的新鞋摆在床里的搁板上。

纱罩将母亲的床铺围成一间温馨又温暖的小屋,母亲常常在独立的小屋里飞针走线挑花绣朵。每年除夕我们家人人都能拥有的新鞋,是母亲在她若隐若现的绣阁里,挑灯夜赶,一针一线纳底绣帮连缀而成的。

不管有多少双鞋,之前还鞋底是鞋底鞋帮是鞋帮地散放着,但在除夕那天早上,等我撩开母亲的床纱,一定会看到,那些鞋子们,成双成对地完完整整地排在床架里的搁板上,等着迎接我惊喜的目光。

厨房里的香气转移了我的惊喜。只有母亲一个人的厨房,热闹非凡。

大灶上,咕嘟咕嘟翻腾着的大号铁锅里,黄亮亮的猪头鼻孔朝天地蹲在开水里,灶膛里烧着柴火,熊熊的火焰伸出长长的火舌,舔舐着灶沿,恨不得爬入锅中,将炖得耙软的猪头一顿风卷残云。

小灶上,炭火温柔的火苗在小号的铁锅底开着红红蓝蓝的花朵。锅里的滚油已是滋滋难耐,急切地等着狠狠地煎煎那粉白黏糯的裹着肉粒的豆粉团。

离灶几尺远的地方,一个矮矮的小炉上,一大撮汽蒸格笼不慌不忙地吞云吐雾……

我站在灶旁,热切地看着母亲用手抓起一坨一坨事先调好的粉团放进锅里,看着粉团在滚开的油中浮浮沉沉,等它们渐至金黄,等它们浮在油面飘飘荡荡。成群结队的馋虫在我的口中食道里上蹿下跳,我只好不停地做出吞咽的动作。

团团忙着的母亲没有忽视我毫不掩饰地嘴馋,她用漏瓢将金黄的酥肉舀入笊箕后,伸手飞快地抓起一坨塞进我的口中。我用牙叼着酥肉滋滋吹气,等它冷到舌头可以忍受的硬度,便肆意咀嚼,满嘴香气带来无可比拟的满足。

口腹之欲稍得满足,我开始惦记起我过年的新衣,它们还在长时在外、除夕这天一定回来的父亲的花背篋里。

花背篋并不是花色或者有花点缀,它只是用竹篾编成的网洞状的花背篋。那些年的乡间,不知世上有行李箱行李包的说法。花背篋,还算是一

种较为体面的随带器物。父亲在除夕这天背着满背篋的年货衣裤归来。

我和妹妹站在屋旁山梁正对长江的大石头上,俯视山脚从江中爬出来的弯弯绕绕拖拖沓沓的小路,小路上人影寥落。那零落又匆忙的身影在绵长的路上浓缩成一个一个黑点。

也许是相同的血脉里奔涌着无声的呼唤,我和妹妹从那些黑点中精准地确定哪个是父亲的身影。我们像两只于荆棘中好不容易发现小朵野花的蝴蝶,不顾一切翻翻飞在石头嶙峋的山路上,一直飞到父亲眼前。

父亲将他的背篋歇在石上,一层层挪开那些琳琅物品。父亲的背篋一直让我惊奇,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它几乎盛下全家人迎接新春所有的渴求和惊喜。

父亲从层层叠叠的物品中间,翻出一包杂粮,给我和妹妹一人抓几颗。缤纷的糖果兜住我和妹妹巡逻不止的目光。我们矜矜的拎抱的抱,和父亲一起将那每一份报春的喜悦带回家中。

奶奶在家里等着我,等我和她一起去敬奉土地菩萨。奶奶将炖好的猪头放入一个大大的木盆里,被桐油刷得黄亮亮的木盆,盛放着同样黄亮亮的猪头,视觉上就让人觉得富足和幸福。猪头仰面向天,口中衔着奶奶特意放进去的猪尾巴,奶奶说这样来养的猪就会又大又肥。猪鼻孔里插着筷子,奶奶端着木盆,我手里拿着三炷香跟在奶奶身后。土地庙在屋后那棵大黑桃树下,奶奶恭恭敬敬地站在不到半人高的微型庙前,点燃香,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

我们从中午开始吃团年饭。酒菜上桌,四方桌上,每一方摆着两双筷子两个酒杯一只碗。爷爷手持酒瓶,每个酒杯里滴几滴酒,奶奶给每个碗中盛上一小勺饭,将两双筷子平放在碗口上。爷爷一个接一个端起酒杯,将杯中的酒洒在地上,口中念叨着邀请老辈子喝酒吃饭,求老辈子保佑我们平平安安。

团年饭应该慢慢吃。一家人自己推杯换盏,一年一次地客客气气融融洽洽,从正午吃到暮色渐浓。爷爷和父亲都喜欢喝酒,父子俩喝出了兄弟般的亲密。

等母亲将饭桌厨房收拾干净的时候,我们已经焕然一新了。

靠墙的大方桌上,摆上了几英寸大的黑白电视机。我们在侃侃灿灿的音容中沉醉,为赵忠祥醇厚的嗓音所蛊惑,在牛群冯巩的小品里欢笑……

远远近近不时想起辞旧迎新的爆竹声,我在热热闹闹的爆竹声里沉入梦乡。

梦醒,已是中年。
儿时的,青春的,伴有年味的记忆,却依然悠长。
悠长,又充满馨香。

年俗的诗情画意

■李玮

地处“夔子咽喉”的故乡梁山,古称梁山,属三峡一带竹枝歌舞的流行地域。

公元1924年,梁山人张孔修编撰的《高粱耆英集》一书,收录梁山竹枝词65首。明清时期梁山乃至三峡地区的过年风俗习惯皆在其中得以呈现。如今再次翻看,仿若一幅绚丽多彩、韵味无穷的民俗长卷,缓缓铺展在眼前。

“一年岁序又将终,且喜乡间朴素风。买得更香编子外,宜春帖写万年红。”小年前后,人们满心欢喜地筹备各类年货,喜庆的“万年红”朱砂纸,在阳光下闪烁着祥瑞之光,为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增添几分喜庆与庄重。

“米线玲珑米叶鲜,安排果饼过新年。欲令儿女都欢喜,除夕分穿挂挂钱。”除夕夜孩子们最期待的,就是长辈给晚辈准备压岁钱。初一清晨,汤圆的甜香于空气中弥漫。圆润饱满的汤圆,不但寓意着家庭的团圆美满,更象征着财源广进、生活富足。

在宁静的乡村中,诸多古老而神秘的“年禁”被人们精心遵循。初一不打扫,垃圾污水暂存家中,男女老幼纷纷“带柴进屋”。这些看似简单的习俗,实则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春节期间,人们身着新衣,笑容满面,见面时相互作揖,一声“拜年啊”,传递着温暖的祝福。新婚夫妇“拜新年”,长辈给晚辈“压岁钱”,亲情与关爱在传统习俗中静静流淌,温暖

着每个人的心。

初七“人日”,亲邻邀饮年酒,正如清嘉庆《梁山山县志》所述:“人日前后亲邻邀相邀饮,曰年酒。”人们围坐一处,分享过去一年的酸甜苦辣,畅想未来一年的美好愿景。此时,拜年“走人户”在城乡之间频繁往来,欢声笑语在大街小巷回荡,浓郁的年味弥漫于天地之间。

正月十五上元节,更是一场全民欢腾的盛宴。“锣鼓梁山最有名,迎春相赛一齐行。归来笑向儿童问,今日或输或是赢。”癫子锣鼓抢彩大赛,激昂的锣鼓声响彻天地,参赛者激情满怀,观赛者欢呼雀跃。夜幕降临,观灯和龙舞表演更是将节日的氛围推向高潮。

“花筒花钵焰光腾,人语喧阗挤不胜。父背幺儿兄拽弟,兴隆路上看龙灯。”五彩斑斓的花灯照亮夜空,蜿蜒舞动的巨龙直冲云霄,欢乐的人们沉浸在这欢乐的海洋中,忘却了所有的烦恼与疲惫。元宵过后,气温渐升,大地逐渐复苏。

“纷纷花柳踏春城,叱咤朝来三几声。乐事田家真个好,一犁烟火课春耕。”勤劳的农人扛起锄头,牵着耕牛,走进充满希望的田野,开启新一年的辛勤劳作。他们用辛勤的汗水,播撒下希望的种子,期盼着金秋时节的丰收与喜悦。

梁山竹枝词,以亲切自然的笔触、优美动人的意境,见证着当地年俗的传承与发展。

岁月如金,江山如画。在时光的变迁中,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代代传承,滋养着人们的心灵,绽放出璀璨的光华。

正月初一赶场要

■黄海子

距离镇上尚有一段距离,便能听到如瀑布般人潮汹涌的声音。

天空中,不知是哪些孩子的手没有握紧手中的气球,总能看见几个气球在人声鼎沸里一浪一浪地往天空的深处荡漾而去。

间或响起的锣鼓声、欢快的唢呐声,让正赶往镇上的人们,感受到了镇上的热闹与欢乐。人们加快了脚步,渴望尽快融入这欢乐喜庆的人群中。他们急切赶路的神态,就像一场及时雨在天旱时,急匆匆地奔着大地洒来。

这是我的老家江津李市镇正月初一家家户户都去赶场的情景。

小时候,我不明白为何每到正月初一家家户户都要赶场,便去向爷爷。爷爷简单的一句“前人兴,后人跟”,便将我打发走了。

问妈妈,她则解释:“有句老话说得好,‘正月初一赶场要,初二关门走人户’,既然老话都这么说了,初一不去赶场还能做什么?”她的解释让我更加困惑。

不过,那句“正月初一赶场要,初二关门走人户”从此便深深刻在了我的心里。

记忆中,我年年正月初一都要到镇上去赶场,随满街的人浪看遍大街小巷的张灯结彩;在广场上看老戏台里唱川戏的拿腔拿调地挥舞水袖,蹦蹦跳跳;跟在舞龙灯的后边,看他们挥着五彩斑斓的布龙上下舞动;守着唱打莲花落的,学他们呀呀的唱腔;在杂耍摊前,探究杂耍人要耍魔术时,从手里飞走的那只鸽子,为什么又出现在他的另一只手上……看尽稀奇之后,肚子也饿了,拿压岁钱买了喜欢的吃的喝的,呼朋引伴,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家。

回家的路上,免不了点几颗小鞭炮惊惊同行的伙伴,闹一路的笑声。同行归家的大人们,则是满脸的喜悦,全身上下似乎都在散发着一道光,那光里,有欢喜,有满足,有希望,有信心。

我因此明白了我们为何要在正月初一赶场:经过一年的磕磕绊绊、辛辛苦苦,人们终于迎来了新的一年。新开开启,无论

过去的日子多么艰难,都已经过去。在新年的第一天,大家聚在一起,认识的、不认识的,互道祝福,祝愿未来……在新年的第一天,一定要让幸福和喜悦充盈这个日子,让未来的每一天,都天天如是。

又是一年正月初一。
父母依旧如往年一样,凌晨6点钟就将我们唤醒。我们给父母新年红包,向父母磕头要他们给的新年祝福。然后一家人穿戴整齐,出门赶场。

其实,父母早已不住在乡下,而是搬到了镇上购买的住房中。我们的赶场,只是在不知不觉中遵循着“正月初一赶场要”的传统步伐。

李市镇在岁月的流转中,已经变得繁华而宽敞。只是这宽敞的镇子,似乎依旧无法容纳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赶场的人们。

新街老街都张灯结彩。舞龙灯的、唱打莲花落的、扮演大头娃娃逗乐的,还有镇上文旅部门装扮的花车在街巷间穿梭;广场上放飞的气球,一个个随风扩散开来,就像宽大的蓝色绸布上镶嵌着的流光溢彩的宝石,在绸布的起伏中,流动闪烁出绚丽的色彩。

80高龄的父亲随我们在人潮涌动的街上转了一阵,感觉有些乏了,便要回家。我们要送,他拒绝了,独自挤进了人群。

我们继续在欢乐挤着欢乐、幸福挨着幸福的人群里随波逐浪了一阵后,想到独自回家的老父亲,便不愿再在街上逗留。

回家的路上,我挤到摊铺前买了一盒小型电子鞭炮。准备回到家后,趁大家不注意,拿出来摔在地上,造出一阵炸响,给大家一个特别的惊喜。

一家人刚进门,正在看春晚重播的父亲站了起来,向我们打招呼:“这么热闹,怎么不多逛一会儿?”我们还没来得及回答,就见他手里拿着什么,朝我们的方向摔来,接着是一阵噼里啪啦的炸响和我们的尖叫。

原来,父亲回来时买了电子鞭炮——他先给了我们一个小小的惊吓,等我们回过神来,都忍不住捧腹大笑。

此时,父亲也推出了满脸的笑容。他的笑如此清明、温暖、幸福,像我们可以预见的明天。

